

郭注莊子

六

刻意
至樂

繕性

秋水

服部文庫

イ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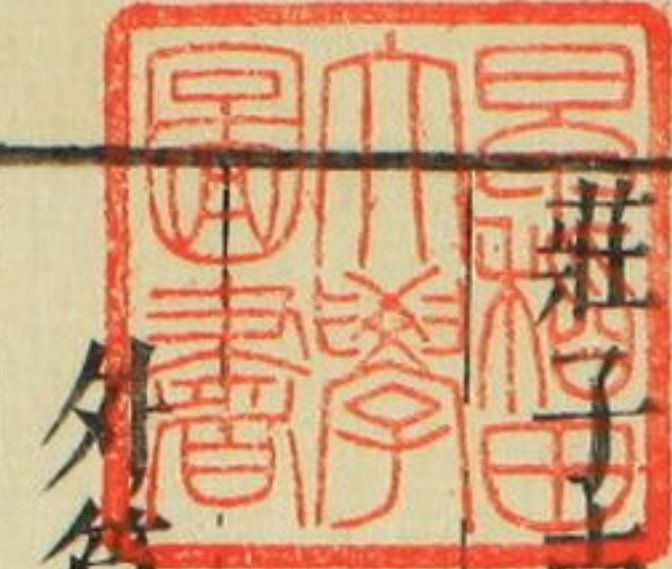
2041

6



117
2041
6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外篇

郭象注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巳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也。忘忘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有之也。

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

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

夷而無難平易則恬淡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理俱往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不為付之陰陽也。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慮而後應。無所迫而後動，乃動不

得已而後起。在理而起，吾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無天災。無物累。累生於無，人

非與人是焉。無鬼責。同於自得，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天理不豫謀，而應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信，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其魂不罷，乃疲。虛無恬

淡，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淡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

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以心不憂樂，德之至

順

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

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故曰：

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而不變，常在當。淡而

無為，與會俱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

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

而仁迹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

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由忠則物愈踈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

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

彼也若以此冒彼已德則不以此冒古之人在茫茫之中與一世而

安得不失其性哉

注疏本不維作不

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誨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

而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

故至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

之迹故致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斯弊也

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

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濼淳散朴聖人無心任

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

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灑

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違性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

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

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

者心質之節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

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

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興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

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

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

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

興哉，祇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

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

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

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祇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游於坦途德固不

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留其

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

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在身其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

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

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跛尚之情，無爲平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

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跛，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

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計四海之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中國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踰。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

挹一作悒可從
喜下同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也。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曩今故，曩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遠長揆而不跛，揆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挹，悶短故為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

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終明

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計人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可驚。死生之化若一。計人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

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

顧

之定。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

掇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

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

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不多仁恩

無害而其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不賤門隸

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貨財弗爭。各使不多辭讓

適中不借人。各使不多食乎力。足而不賤貪汙

理自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不多辟異。任理而為在從

衆所為不賤佞諂。自然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

戮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

大之不可為倪。故玄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

名歸物矣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大人無

已。任物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真也夫唯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

相

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稗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功分無時可定也。

狸

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議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由此觀之，爭議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

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

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

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

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

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

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勝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

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

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

之所同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

在所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菴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

是謂無方

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莫不皆足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

不恃其成

無成

常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年不可舉

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騖若馳

但當就用耳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

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若有為不

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以其自化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

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

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

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非謂其薄之也

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言察乎

安危

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

安平命之所遇

謹於去就

審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

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德在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乎天

天在人知則流蕩失素也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此

○憐者連哀矜也又愛也
又震且居良慎抑美同又真句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躑躅而屈伸

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

道全也天人之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

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故

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

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無以故

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

也過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蛇蛇憐

言凡不及自由

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

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

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

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

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

無動而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逍遙也

俛音義仰悅
可從

任 欲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忒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爲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道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孔子遊
 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
 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當

音義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
 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
 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
 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
 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無幾
 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
 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洋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
 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跖、還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
 之樂、此亦至矣、鰲魚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

鰲 下同

蓬蒿

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眼大之不遊於小非

然樂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以小義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
 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
 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也

也莊子緣以為經字彙
右上一庄、中央、字、アリ、扱之、中、字、

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孫云天也無南無北真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

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闕天

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

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謂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

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

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莊子與惠子遊於豪

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魚之樂、

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

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合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

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

濠

欲

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志歡而後

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擇此六者、莫足以活身、唯

無擇而任其所、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

故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誼誼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也。

物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錘鎗

鼓吹

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為

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

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皆自出耳未有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殖耳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若有為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

而樂至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偃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

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

假

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
 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
 擻以馬捶馬杖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
 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餓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疏本諸作視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
 乎髑髏深矐矐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東之齊孔子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
 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
 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
 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
 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
 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女獨
 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
 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眩

敢食一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
 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鰈鱗鰈隨行而止委
 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
 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
 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
 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子行

音美
一物雖有非段得水
二氣不相絕而生

竈

食於道從見百歲鬪體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若果養乎予果歡
乎歡養之實種有幾變化種數得水則為鱉得水
土之際則為鼃蛙人之言墳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
得鬱棲則為烏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一名胥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
鶻掇鶻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
猷猷膏膏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不筭久竹生青寧青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